

中国佛学院学报
《中国佛学》编委会
编

中國佛學

总第三十二期
二〇一二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佛学院学报
《中国佛学》编委会
编

P1

B94
201118
32

中國佛學



总第三十二期
二〇一二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学. 总第 32 期 / 《中国佛学》编委会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97-4066-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7421 号

中国佛学 (总第 32 期)

编者 / 《中国佛学》编委会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清湘

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袁清湘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吴斌

责任印制 / 岳阳

印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1092mm 1/16

版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4066-8

定价 / 69.00 元

印张 / 19.5

字数 / 40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汉传佛教 ·

（一）教史研究

再论智者大师的出生地

——关于“智者故里”之我见…………… 邢东风 / 1

竺道生的生平及其相关问题简析…………… 张雪松 / 16

山谷寺湛然与禅宗南北宗关系略论…………… 徐文明 / 34

西域佛教及胡语佛教文献…………… 耿世民 / 40

从“智慧第一”到“谬充传译”

——鸠摩罗什宗教生涯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错位…………… 尚永琪 / 54

民国年间《清藏》的印刷…………… 安 修 / 71

试论唐初的中央僧官——“十大德”…………… 董秀敏 / 83

僧祐与《出三藏记集》…………… 戒 毓 / 94

吉藏大师法华著作先后顺序考…………… 妙 一 / 102

（二）义学研究

庐山慧远的净土思想及其对后世净土宗的影响…………… 张敬川 / 114

唐玄奘《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四维四佛”考…………… 王孺童 / 126

佛陀十二缘起理论略探…………… 冯相磊 / 139

论永明延寿禅师对真心妄心之内涵及其关系的阐释…………… 郭延成 / 153

从《大乘玄论》看吉藏对佛性义的主张…………… 悟 实 / 176

赵州从谏《十二时歌》解析…………… 法 缘 / 204

窥基、圆测二师三藏义辨…………… 弘 印 / 223

论增上三学的殊胜及在修学中所发挥的功用

——以《摄大乘论》为中心…………… 宽 德 / 234

试论说一切有部“有”与“三世”的确立…………… 圣 圆 / 247

（三）佛教与传统文化

浅析苏轼少年时期的禅佛因缘…………… 司 聃 / 260

· 南传佛教 ·

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现状、对策及发展战略（上）…………… 郑筱筠 / 267

· 藏传佛教 ·

觉囊派法位继承制探析

——多罗那他成为觉囊派第一位活佛法主原因释疑…………… 金 雷 / 285

浅析天堂寺的历史及对周边的影响…………… 刚索南草 / 295

Contents

I . Buddhism in Chinese Tradition

History Studies

- Further Study on Master Zhi Zhe's Birthplace: My View on
"Master Zhi Zhe's Hometown" Xing Dongfeng / 1
- Zhu Daosheng's Life History and an Analysis on Related Issues Zhang Xuesong / 16
- A Study on the Valley Temple's Zhan R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an Schools Xu Wenming / 34
- Buddhism and Its Literatures in Languages of Western Regions
and India Geng Shimin / 40
- From "Foremost In Wisdom" to "Paradox In Interpretation":
Kumarajiva's Dreamboat and Dislocation from Reality in His
Religious Life Shang Yongqi / 54
- On the Printing of Qing Tripitak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Xiu / 71
-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Royal Monk Officials in Early Tan
Dynasty-Ten Most Venerable Masters Dong Xiumin / 83
- Seng You and *His Collection of Records on the Emanation of Chinese
Tripitaka* Jie Yu / 94
- A Research on the Sequence of Master Jizang's Writings Regarding
the *Lotus Sutra* Miao Yi / 102
- ### Theoretical Studies
- Lushan Huiyuan's Pure Land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Later Pure Land Sect Zhang Jingchuan / 114
- A Study of "Four Dimensions and Four Buddhas" in Tang Xuanzang's
Sutra on Praise of the Pure Land and Buddha Amitayus Wang Rutong / 126

- A Brief Exploration of Buddha's Theory of Twelve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Feng Xianglei / 139
- A Study of Chan Master Yongming Yanshou's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True and Delusive Minds Guo Yancheng / 153
- A Study of Jizang's Perspective of Buddha-Nature in *the Treatise
on the Mahayana Philosophy* Wu Shi / 176
- An Analysis of Zhaozhou Congshen's *Poems of Twelve Two-hour Periods* Fa Yuan / 204
- A Research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Master Kui Ji and Master Yuan
Ce's the Thoughts on Tripitaka Hong Yin / 223
- On the Supreme of Three Higher Learning and Their Functions in Developing
Learning and Practice; Centered Around *the Summary of the Great Vehicle* Kuan De / 234
-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 "Existence" in *Sarvastivad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Worlds" Sheng Yuan / 247
- Buddh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A Brief Analysis of Sushi's Predestined Relation with Chan Buddhism
in His Boyhood Si Dan / 260

II. Buddhism in Theravada Tradition

-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 Zheng Xiaoyun / 267

III. Buddhism in Tibetan Tradition

-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Dharma-niyamata Inheritance of Jonang
Lineage;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Taranatha Becoming the First
Jonang Living Buddha and Dharma Lord Jin Lei / 285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Heaven Temple and Its
Influence on Surrounding Areas Gang Suonancao / 295

再论智者大师的出生地

——关于“智者故里”之我见

邢东风

【内容提要】 天台智者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相关的研究数不胜数，然而他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论著中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均仅限于照搬史地辞书的解释，从未作过专门性的考察，至今留下一笔糊涂账。近年来，荆州一带围绕着“智者故里”展开争论，向学术界提出了难题和挑战。本文从原始资料的记载、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宋代以来的相关说法、相关的历史遗迹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证明在现有智者大师出生地的各种说法中，只有公安说最为可信，公安才是他的家乡，从而对“智者故里”的争论作出回应。

【关键词】 智者大师 故里 出生地 荆州 公安

【作者】 哲学博士，现任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智顓（538~597）是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在中国及东亚的佛教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因而在有关天台宗的研究中，他是最受瞩目的人物。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有许多研究智顓的论著，但是关于他的出生地究竟是在哪里，至今没有说清，于是留下一桩悬案。近年来，在智顓的家乡湖北荆州地区出现了所谓“智者故里之争”，人们围绕智顓生地的问题展开争论，或说他是公安人，或说潜江人，或说监利人，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同时也给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挑战。笔者近年来刚好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因此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智顓的出生地，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表述，或谓颍川人，或谓荆州人，或谓华容人，或谓荆州之华容人等等。不过，在隋代至唐初的史料中，一般说他是颍川人，说他的祖先在晋代迁居到荆州的华容县。例如隋代皇甫昆的《玉泉寺碑》说：“禅师本姓

陈氏，颍川人也”^①；隋代柳顾言的《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说：“禅师法讳智顓，颍川陈族……典午丧乱，播迁华容”^②；智顓弟子灌顶（561~632）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说：“大师讳智顓……颍川人也。……暨晋世迁都，家随南出，寓居江汉，因止荆州之华容县”^③；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顓传》说：“释智顓……颍川人也。有晋迁都，寓居荆州之华容焉”^④。这些记载是关于智顓出生地的原始资料，其中皇甫毘的碑文作成最早，文中只提到智顓是颍川人；柳顾言和灌顶的记载作于智顓去世之后，他们除了说明智顓是颍川人以外，还提到他的祖先移居到荆州华容；道宣的记述与灌顶一致，只是更为简单。这些记载虽有详略之别，但是并无分歧的说法。

显然，原始的记载大致是从两个角度叙述智顓的出生地，一个是说他的祖籍，即颍川，一个是说他的生地，即华容。智顓的祖籍在颍川，也就是说颍川是他的老家，因此从籍贯的意义来说，他是颍川人；当晋室南迁之际，他的祖先移居到荆州的华容，到了智顓的时代，他的先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两百多年，因此华容才是智顓本人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华容人。由此可见，如果只说智顓是颍川人，那只能说对了一半，因为它仅仅指出智顓的祖籍，而没有说明他本人的生地。如果要说明智顓本人的生地，就必须说明华容是后代的哪里，然而由于华容的建置沿革在历史上经历过复杂的变化，人们很难弄清这个地名究竟相当于后代的哪里，于是相关的解释也众说纷纭，至今说不清智顓的生地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综观中国和日本的智顓研究，学术界对于他的祖籍颍川并无异议，一般都肯定这个颍川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但是对于智顓生地的华容，则有五花八门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包括三种：第一种认为华容即今湖北监利县西北^⑤，是为“监利说”；第二种认为华容就是现在湖南的华容县^⑥，是为“华容说”；第三种认为华容就是现在湖

①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研究补助金之资助成果（课题代码：22520051）。（隋）灌顶《国清百录》卷4，《大正藏》第46册，第819页下。

② 《大正藏》第46册，第817页中。

③ 《大正藏》第50册，第191页上。

④ 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144页。按，道宣的《智顓传》在《大正藏》本中见于《续高僧传》卷17。

⑤ 参见谭壮飞《智顓》（辛冠洁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第497页）、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76页）、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61页）、潘桂明《智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5~26页）、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87页）等。

⑥ 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180页。又参见〔日〕日原利国主编《中国思想史》上册，东京，ぺりかん社，1987，第332页；〔日〕田村芳朗、新田雅章：《智顓》，大藏出版，1996，第20页、第220页。又京户慈光认为智顓生地为湖南益阳（参见〔日〕京户慈光《天台大师の生涯》，第三文明社，2004，第11页），实为谬误。

北的潜江县^①，是为“潜江说”。这些解释大多是在“华容”之后用括号标注现代的地名，既未提供资料依据，也没有相关的考释，其实都是从史地辞书里照搬过来的说法，人们在引用时并未经过仔细的推敲。此外有的论著只是沿用旧说而不作解释^②，大概是鉴于问题的复杂而回避进一步的考究。总的来说，尽管有关智顛的论著数不胜数，但是却不见有对他的家乡华容进行专门的考察，结果造成一项研究上的空白，同时也给世人留下悬案。

与学术界的麻木不仁相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文化意识的提高，在荆楚地区，也就是在被认为曾是古华容的今湖北监利、潜江、公安等地，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且展开了“智顛故里之争”。关于这场争论，网络上有一篇题为《荆州为“智者”狂》的文章，其中报导如下：

2010年6月8日荆楚网消息：（湖北）潜江、公安、监利三地以相关资料为据，旁证佛教高僧智顛出生地。事情始于潜江人贺亮2009年5月30日撰写《智者大师出生地浅谈》一文，该文称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顛，出生于荆州华容（今潜江西南）。随后，公安县有关人士撰文争夺智顛出生地。监利民宗局也迅即佐证，云《中国佛教简史》一书对智顛出生于荆州华容（今监利西北）有明确记载。^③

可以看出，围绕智顛生地的问题，当地有三种看法，即潜江说、监利说、公安说。根据笔者的有限了解，目前持潜江说的有贺亮先生，他在《智者大师出生地浅谈》一文中主要依据《辞海》的华容解释，并结合古章华台和华容道的考察，说明智顛出生地的华容就在潜江，其地与公安及湖南华容无关，而公安只是智顛生活过的地方^④。持监利说的有监利县民宗局局长彭柳，他认为“《监利县志》可佐证古华容为今监利，我县丰富的三国遗

① 参见罗竹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智顛”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525页）、朱封鳌《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4页）、李柏伍等《荆门五千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第169页）。

② 参见〔日〕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京都，百华苑，1961，第4、28页。又参见禅学大辞典编纂所《新版禅学大辞典》“智顛”条（大修馆书店，1991，第843页）。

③ 作者不详《荆州为“智者”狂——开创中国化佛教第一人智顛故里之争》，宝莲禅寺网（<http://hk.plm.org.cn>，2011年7月10日下载）。

④ 参见贺亮《智者大师出生地浅谈》，潜江政协网（<http://www.hbjqzx.gov.cn>，2011年7月10日下载）。

迹，更可确认智顛出生地为监利”^①。持公安说的则比较多，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不断，例如赵朴初居士在1981年就曾谈到智顛“原籍河南许昌县，后来与母亲迁居湖北公安县”^②，其所谓“与母亲迁居”之说虽不准确，但公安说的立场显而易见；1985年，公安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公安古今游览》里也说智顛的生地在公安县的茅穗里^③；1997年，姚胤林的《公安佛教志》说智顛的生地“在旧公安县茅穗里村大贤里”^④；近年来，公安县文联主席邹平先生撰有《高僧智顛大师出生地考证》一文^⑤，亦主公安说；大约自2008年起，祖籍公安的台湾作家张觉明先生对此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并撰成《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一书^⑥，后来他又有《研究智者的经过》一文^⑦，介绍自己对此问题的考察经过；2011年，公安报慈寺住持慧静法师撰写《智者大师出生地史考》一文^⑧；再从网络资料来看，似乎公安佛教界普遍认为智顛是公安人。以上所举，大多为当地人士的观点，大家各执一端，都主张智顛的家乡就在自己的地区。为了求得答案，有的当地人士还向学术界发出呼吁，希望学者们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他们的呼吁给现有的佛教研究出了一道难题。尽管参与争论的各方都不是从事佛教研究的专业学者，争论的目的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学术探讨，但他们争论的问题却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且他们的探讨已经比学术界领先。首先，学术界的智顛研究从来不曾把华容究竟是在哪里当做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考察，而当地的争论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尚未被学者们清醒意识到的问题上，他们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探索，是为问题意识领先。其次，在学术界对于智顛生地华容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华容说、监利说、潜江说，可是偏偏不见“公安说”；其实公安说比其他解释出现得更早，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学术界一直视而不见，而当地人士却非常重视，或支持或反驳，是为史料参照周全。再次，在现有的智顛研究中，尚未见有围绕这一问题的资料调查成果，而当地或与当地有关的人士却作了相当周密的调查，如张觉明先生的《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就是一例，是为调查取证翔实。最后，现有智顛研究论著中的“华容”解释

① 参见程正华《潜江公安两地争夺佛教高僧智顛出生地》，中华佛光文化网（<http://www.zhfgwh.com>，2011年7月11日下载）。

② 参见周天裕《赵朴初谈玉泉寺》。该文原载1982年3月28日《湖北日报》，后收入新编《玉泉寺志》。本文所用为邹平先生提供的复印件。

③ 参见张觉明《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打印本），第161页。

④ 参见姚胤林著《公安佛教志》，第351页。本文所用为邹平先生提供的影本。

⑤ 2010年3月底4月初，笔者在公安调查时，邹平先生将该文提供给笔者。

⑥ 笔者在公安调查时，通过邹平先生的介绍，得以参阅此书的打印本。

⑦ 参见公安生活网（<http://www.gashw.com>，2011年7月11日下载）。

⑧ 参见新浪博客网（<http://blog.sina.com.cn>，2011年7月11日下载）。

都是照搬史地辞书，仅限于常识的理解，而争论的各方无论是主张潜江说、监利说还是公安说，都作了详略不同的论证，是为持论有据。相形之下，学术界在此问题上还蒙在鼓里，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按理说，解答这样的问题本来是佛教学者的责任，然而遗憾的是，佛教学术界一向习惯于空洞抽象的义理探讨，而忽视微观具体的实证研究，“平生袖手谈心性”，遇到形而下的问题便一片茫然。在智顛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关于他的思想学说被讲得天花乱坠，可是连他的生地也搞不清楚，当地方人士期待学术界提供相关的资讯时，学术界却无言以对。这种尴尬的事例再一次证明，喜好空谈义理的佛教研究对于佛教历史文化遗产的确认与保护基本派不上用场，也没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不过这样的争论对于佛教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刺激和挑战。因为这样的问题既是佛教研究应当解决的学术性课题，同时又直接关涉当地佛教历史文化遗产的确认、保护和开发利用，所以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假如佛教学者也能重视这样的问题，并进行扎实、详细的调查研究，那么不仅可以填补佛教研究的学术空白、解决长期遗留的学术疑案，而且可以为相关地区提供可信的学术资讯，从而实现佛教学术研究为佛教历史文化遗产的确认与保护提供服务的应有职能。再者，尽管当地人士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探讨，但毕竟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成果还不够成熟，至少在现有的潜江说、监利说、公安说当中，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足以让持其他观点的人们完全信服。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尚未完结，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同时当地人士也期待着学术界的参与和回应。面对这样的争论，学术界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应当作出自己的回答。

所谓“智者故里之争”，无非是要解决智顛的出生地究竟是在哪里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原始资料的记载；二是尽可能根据第一手资料弄清华容及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三是要了解和参考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四是尽可能提供相关历史遗迹的证据。笔者认为，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从这几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才可能得出比较扎实、令人信服的答案。

先说第一个方面。

关于智顛的生地，原始记载的提法是“荆州之华容”。这个记载虽不能告诉我们“华容”是后代的哪里，但是对“华容”的隶属关系作了明确的交代，其中“荆州”明显是指到此记载出现时为止的历史上州郡级别的行政区划单位，“华容”则是荆州属下的一个县。按照这样的隶属关系来说，“华容”的所在必须限定在“荆州”的范围之内；假如超出了这个范围，不管相关地区在历史上是否叫做华容，以及是否由华容分出，都不符合“荆州之华容”的定义，因而应当从智顛生地的可能选项中予以排除。

在目前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华容”的地名以及与之有关的地区，而忽略了原始记载中对“华容”隶属关系的界定，由于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原始资料的记载，结果把不属于“荆州”的地区也当做“华容”，其实那些地区并非“荆州之华容”，把它们与“荆州之华容”混为一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第二个方面。

关于“华容”古地名的解释，人们往往采用史地工具书的说法，然而华容的问题非常复杂，远不是一般史地辞书所能解释清楚的。要想弄清历史上的华容到底相当于后代的什么地方，必须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进行考察。实际上，由于华容及周边地区的建置沿革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西晋至隋代期间经历过复杂的变化，所以关于这一地区各县的地名变化、疆域范围等问题，自古以来就难以弄清，而且至今还有未了的公案。不过有幸的是，近年来刚好在同一地区围绕着三国华容道遗址等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有关华容建置沿革的历史也逐渐明了。在此方面，湖南学者朱培高、李春阳等人的成果最值得注意，他们的研究并不盲从“权威”的说法，而是从相关文献史料的细密分析出发，同时结合实际地形及长江水道变迁的考察，取得了更有说服力的成果^①。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研究对于弄清智顓生地华容的所在颇有参考价值。弄清华容及周边地区的史地情况并非易事，假如不能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考察，那么至少也应参考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切不可以为只要依照《辞海》之类的辞书就能解决问题。在学术研究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处理那些非常专门性的学术问题时，只有扎实的研究才具有权威性，就“华容”的解释来说，“权威”的说法未必可信。

这里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华容及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作一简要说明，顺便对现有华容说、监利说、潜江说、公安说之成立的可能性加以检讨。

1. 华容县 始建于汉高祖六年（前201），自汉武帝时隶属荆州刺史部南郡，辖境包括今湖南华容、湖北的监利、石首以及公安部分地区。自三国至隋代，历经多次分合，辖境时大时小，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西晋初期一度罢华容、置江安，不久又分江安置南安（大致相当于汉华容南部），再分江安置华容，隶荆州南郡；太康五年（284）又从华容划出监利、石首二县，古华容从此一分为三。南北朝时期，宋元嘉年间（424～453）省石首入华容，隶南郡，齐、梁大体因之，梁末省华容入南安，华容的建制被取消。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南安为华容，隶巴陵郡，此时的华容大致相当于除监利以外的古华容之地。唐武德四年（621）分华容置石首，华容隶属岳州，辖境相当于汉华容的东南

^① 朱培高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华容建置沿革考》一书，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

部，亦即今华容之地。至此，华容的建置基本定型，以后历代无大变化^①。

总的来说，汉华容的范围最大，魏晋以后逐渐缩小。监利和公安部分地区原来都在华容界内，这种关系大致保持到西晋为止。历史上的华容，无论范围大小，均包括今华容在内，若仅就名义来看，今华容与历代华容都有直接的关系；但从隶属关系来看，属于荆州的华容存在于汉至南北朝期间，隋代以后的华容不再隶属荆州，因此隋以后的华容不符合“荆州之华容”的界定，“荆州之华容”只能是指到南北朝时期为止的华容。由此可见，华容说的成立也要受到条件限制，而不能仅靠“华容”之名便可成立。

2. 监利县 原为汉华容之一部，西晋太康五年（284）从华容分出。此后华容虽历经分、合、省、复，但不再包括监利在内。从隶属关系来看，监利县除了在晋代隶属荆州南郡以外^②，南北朝时期属郢州巴陵郡^③，隋唐时期属复州^④。

总之，监利于西晋初期从华容分出，此后与华容各自为政，自南北朝至隋唐，不再隶属荆州。因此，至少就东晋至隋唐时期的监利来说，明显不符合“荆州之华容”的界定，只有在原始记载的“荆州之华容”是指汉代至西晋初期的古地名的情况下，这个华容才有可能包括后来的监利；然而包括并非相等，因为这个时期的华容除了包括监利之外，还包括后来的华容与石首，三县分别为汉华容之一部，而皆非全部。假如“荆州之华容”是就西晋初期以后的华容而言，那么由于当时监利已从华容分出，而且不属荆州，所以“荆州之华容”就更不可能是指监利。由此可见，监利说的成立比华容说还要受到更多的条件限制，仅凭监利源于华容的关系，远不足以支持监利说的成立。

3. 潜江县 潜江之地，历史上长期分属不同县所管，各县所隶州郡也不一样，而且历经复杂的变化^⑤。不过此地紧靠江陵，其部分地区也曾隶属荆州。潜江立县始于北宋乾德三年（965），按《元丰九域志》卷六的说法，是“以汉江陵县地置潜江县”^⑥。

就潜江与华容的关系来说，无论历史上的“大华容”还是“小华容”，都不包含潜江

① 参见朱培高《华容建置沿革考》第8~14页、朱培高《古今华容地域演变》（<http://www.hnhrkj.com>，2010年1月26日下载）、李春阳《华容史话》（同上网址）。按，朱、李二人对于华容建置沿革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而且朱氏本人的观点也有变化，先肯定梁末废省华容，后又认为梁末至陈末未被废省。本文主要依据朱氏前期的观点。

② 参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下。

③ 参见《宋书》卷37州郡志三、《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

④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537页。又参见《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新唐书》卷40地理志。按，又据《隋书》卷31地理志下，监利属沔阳郡（治所在今湖北仙桃）。

⑤ 参见《潜江》，百度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2011年7月14日下载）。

⑥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第266页。

在内，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潜江的部分地区在汉代属于华容，甚至主张华容县城就在这里^①。这种说法始于1980年代，它的出现与章华台遗址和三国华容道的研究有关，最初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所倡导，以后又被写进《辞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部分，因而影响很大。正是根据这种说法，所以才有潜江说的出现。实际上《辞海》的解释未必可靠，根据李春阳的研究，谭说明显有误^②，不足为取。既然潜江说的前提并不成立，那么在考虑智顓的出生地时，就应把潜江排除。

退一步说，就算潜江部分地区原属汉华容，那么充其量也只是华容的一小部分，而且这种可能仅限于汉代，若无其他证据，焉知“荆州之华容”偏偏就是指汉代大华容的一角之地？可见，与华容说和监利说相比，潜江说的成立更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单凭它与汉华容的渊源关系，同样不足以支持潜江说的成立，更何况这种渊源关系本身就值得怀疑。

就笔者所知，贺亮先生是对潜江说提出论证的第一人。他认为智顓的祖先迁居到华容，由于他们是贵族，所以当时应该是住在华容县城，而华容县城就在潜江，因此说智顓的生地就在潜江^③。这个结论的前提有二：一是潜江是华容的一部分，而且是华容县城所在地；二是智顓的祖先住在县城，而非住在穷乡僻壤之地。关于第一个前提，除了根据朱培高、李春阳等人的研究可以知道这种说法难以成立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汉华容的范围本来就很大，假如还包括潜江部分地区在内，那么它的范围就更大；在偌大的华容之内，潜江只是边缘的一角，如果说华容县城就在这里，而不在比这个角落大得多的今华容、监利、石首等地，恐怕怎么说都难以令人置信。而且，公安也是当时华容边缘的一角，如果说汉华容的政治中心在公安，恐怕持潜江说的论者也会觉得不合情理吧？第二，在潜江立县之前，至少在汉至隋代期间，这里一直分属各县，这种情况本身就表明潜江一带当时未能形成政治经济的中心，而只能作为局部或边缘地带分别隶属各县。直到东晋初期，潜江西部的龙湾一带还被作为侨县^④。侨县是为安置移民而设，位置一般选在比较偏僻和不够发达的地区，潜江西部当时属于江陵的边缘，假如这里在汉代就已是蔚为大观的华容之县城，谁又肯把已经开发成熟的都市让给外来移民？由此可见，要想说明潜江是华容县城所在地，还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关于第二个前提，原始记载只说明智顓

① 参见《潜江》，百度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2011年7月14日下载），又参见贺亮《智者大师出生地浅谈》。

② 参见李春阳《华容道在哪里（连载之一、二、五）》（《华容道》第74、75、78期，2008年1~3月，同上网址，2010年1月26日下载）。

③ 参见贺亮《智者大师出生地浅谈》，潜江政协网（<http://www.hbjqzx.gov.cn>，2011年7月10日下载）。

④ 参见《江陵县历史沿革》，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2011年7月15日下载）。

的祖先迁居到了华容，而未交代他们住在华容的哪里。贺亮先生断言智顛的祖先住在华容县城，没有举出史料依据，因而只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的理由在于智顛的祖先是贵族，但是不应忘记，现在谁也说不清当时（晋室南迁之际）他的祖先到底是什么身份，可以明确肯定的倒是他的祖先当时是失去家园的移民，就算他们原来是标准的贵族，然而经过患难流离来到华容之后，还有多少“高贵”可言？可见贺先生的推测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其实，说到智顛的家乡是在华容的哪里，历史上倒是有一种明确的说法，那就是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出现的公安说。依此说法，智顛的家乡就在茅穗村或茅穗里，其地原属华容，后属公安。然而贺先生不相信这种历史上早有的说法，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推测，未免过于主观。

4. 公安县 今公安之地，其主体部分原来属于汉孱陵。孱陵县设于汉高祖六年（前201），两汉时期属武陵郡^①，治所在今公安境内，辖境包括今湖北公安、松滋二县之大部，以及湖南安乡、南县西北部、澧县、津市市、汉寿县之一部，东与华容相邻^②。东汉以后逐渐缩小，最后在隋代废除。“公安”因刘备曾驻扎油江口（在今公安境内）而得名，后归东吴，立为公安县，并作为南郡治所^③。西晋太康元年（280），从原华容与孱陵二县划出一部地区，设立江安县，其地与今公安大体相当，属荆州南平郡^④。南北朝时期，宋、齐仍为江安，梁废南平郡，改江安为公安，陈以公安为荆州治所^⑤。隋开皇九年（589），将当时的孱陵（今湖南安乡北部）、永安（今公安西南部）二县并入公安，隶南郡^⑥。

从历史渊源来看，公安与孱陵关系甚深，同时与华容也有关系。一方面，公安大部地区原是汉孱陵的地盘，而且孱陵县城也在公安，后来孱陵逐渐缩小，最终又归入公安。大致说来，自汉至隋期间，先是汉孱陵包括后来的公安，后是公安包括缩小了的孱陵。另一方面，公安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公安东北部一带，原来属于汉华容。另外，西晋设江安，兼有原来孱陵与华容的部分地区，而且这种情况差不多延续到南朝梁代，在这长达两百多年的期间，原来的华容与孱陵之地在江安治下融为一体，恐怕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分得清原来是属于华容还是孱陵，而江安又是梁陈以后公安的前身。总之，公安的大部分地区来自

① 参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后汉书》卷32郡国志四。

② 参见朱培高《华容建置沿革考》，第211~214页。

③ 参见（清）周承弼《公安县志》“沿革”之部，《新修方志丛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69。

④ 参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下，又参见（清）周承弼《公安县志》“沿革”之部。

⑤ 参见（清）周承弼《公安县志》“沿革”之部。

⑥ 参见《隋书》卷30地理志下、卷31地理志下，又参见（清）周承弼《公安县志》“沿革”之部。

汉孱陵，小部分地区来自汉华容，它与汉代这两个大县的关系都难解难分。

再从隶属关系来看，在汉代，公安大部分地区在孱陵界内，孱陵属武陵郡，公安小部分地区在华容界内，华容属南郡，两郡皆属荆州刺史部；三国时期，公安属荆州南郡；西晋立江安，属荆州南平郡，南朝宋、齐因之，陈以公安为荆州治所；隋代公安属南郡，唐代公安属荆州江陵府。总之，公安之地差不多一直都在荆州属下，与今华容、监利等县相比，它对荆州的隶属关系更为稳定和持久。

由于公安一直属荆州，加上它的部分地区来源于华容，因此，就其与华容有关的范围来说，符合“荆州之华容”的定义。不过，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持公安说的成立，因为今华容、监利等地也是古华容之地，也曾隶属荆州，公安充其量只是古华容的一角，而且还在边缘，如果说自己的地区就是古华容，公安除了隶属荆州的时间较长以外，并不比今华容和监利等地更有资格。显然，公安说的成立同样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华容说、监利说、公安说都有一定的根据。就这些地区在古华容占有的位置和面积来说，今华容与监利都在古华容的腹地，面积较大，公安位于古华容的边缘，面积较小，假如以地盘份额为依据，那么华容说与监利说成立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而公安说成立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就这些地区作为“华容”的时间来说，今华容的时间最久，监利次之（到西晋为止），公安最短（到三国为止），假如以“华容”的名义为依据，那么华容说成立的可能性最大，监利说次之，公安说又次之；就这些地区隶属荆州的时间来说，公安最久，华容次之（到南北朝为止），监利最短（到西晋为止），如果以隶属荆州的关系为前提，那么公安说成立的可能性最大，华容说次之，监利说再次之。至于潜江，已如上文所述，它与古华容的关系大有疑问，即使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潜江局部曾属华容，潜江说成立的可能性也不会大于其他说法。由此可见，今华容、监利以及公安部分地区都曾是古华容之地，也都曾经隶属荆州，而智顓的原始传记中又未交代“荆州之华容”是指哪个时代，因此这些地区都有作为“荆州之华容”的可能，即使把潜江说排除在外，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无论要说明智顓的生地是在哪里，都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考察原始记载之外的历史记载。

再说第三个方面。

关于智顓生地的记载，除了隋唐时期的智顓传记以外，还有其他史料，这些史料主要见于三类文献：一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智顓传记解说，二是明代公安袁氏兄弟的著作，三是明清时期的一统志和地方志。在这些文献中，关于智顓生地的记载，大多是以华容为某地或智顓为某地人的方式来表述的。

智顓传记注释里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天台宗僧人昙照的《智者大师别传注》。